

寧賣祖宗田 莫忘祖宗言

2014-03-30 黃艾如

8+1



商店街還在兩個路口之外，在這樣還算寧靜的道路旁，耳邊響起客語獨有的聲腔與轉音，成功勾起路人的注意：「彎彎翹翹介紋路，係人生介過程。苦苦甘甘介味緒，係人生介劇本。」只見那人擰著眉頭坐在桌前，為初次到來的客人唸一段客家童詩。他一手扶著桌案，另一手指著書頁上的文字，跟著嘴裡念的進度在紙上移動著。

他是徐源發，也是新竹縣「客家文化發展協會」理事長。「母語一滅，族群就滅亡，這是很可怕的事實。」他開宗明義地說。一個族群的語言就是一個族群的代表，客語流失速度極快，三十歲以下會講客語的子孫每年少了13.5%，等到了二〇五〇年，客家話就只能在博物館中才找得到。有感於此，他決定要投入延續客家文化的運動，並協同其他有相同信念的人，成立了「客家文化發展協會」，致力於客語的保留和客家禮俗的傳承等等。

編修數位族譜不忘本

在徐源發身上完整呈現的是客家人敬祖、念祖的精神。他的父母皆是客家人，談到客家的身分，他回憶起小時候長輩們不斷訴說的家族史：祖先來自廣東省陸風縣，因為當時大部分的客家人在原鄉環境貧苦，又碰巧乾隆開放海禁，所以跨越台灣海峽，於一七六一年來到新竹。從新豐鄉紅毛港登陸，然後到新埔落居、開墾直至今日。他表示，客家人之所以為客家人，是因為一直在遷移、四處為家。但是客家人並不忘祖，反而很重視祖先。徐源發說：「寧賣祖宗田，莫忘祖宗言。寧賣祖宗坑，莫忘祖宗身。」在參與推廣客家文化活動的同時，他也積極編修族譜，甚至將族譜數位化，讓它可以存在電腦裡，方便後世子孫編寫，並循著先人的慣例，告誡著子孫一定不能忘祖。

可能是因為早期客家人時常遷移的關係，祖先們體會到後代子孫必須擁有知識與技能，才能使族群昌盛，所以客家人認為，就算要賣田賣地也要讓子女受到更好的教育。徐源發的父母當然也繼承了這樣的客家意識，盡全力供給他唸到專科學校畢業。他講起以前在農村的日子，民國四十四年出生的他，早期生活環境困苦，麵粉袋做成的內褲不是歷史課本的素材，而是他深切體會過的真實生活經驗。因此在當時，一個小孩若能唸到高中畢業就算很不得了的事。除了感謝父母，他也感激他的兄長，因為農耕需要勞力，他的六個哥哥國小畢業後，都不繼續就學而去幫忙農務：「我真的是很幸運，」他笑著：「所以我更要為我的族群來打拼，傳承的責任心就會更重。」

」



徐源發正捧著眉頭，頌讀客家文化協會成立宗旨，聲音中透露無限感慨。(黃艾如/攝影)

不滿媒體只重國台語



徐源發在台北念專科學校期間，等於是一個農家子弟進入大城市。他開玩笑地說：「就像劉姥姥逛大觀園一樣！」雖然接觸來自各地的同學讓他的視野更為遼闊，卻也讓他的客家人意識更強烈。他說，當時客家在工商企業領域沒有辦法取得較優勢的地位，這可能跟客家人遷移然後隱居在山區、農莊，或者與他們專注於勤耕與讀的觀念有關：「從那時起我深深體會到身為一個客家人必須做點什麼！」徐源發篤定地說。

起源於客家人對祖先的重視，轉變為徐源發對客家傳承的堅持，「沒有保存好對不起先人！」徐源發將對整個客家族群的感謝，化為現在傳承客家文化的力量。也因為這樣對客家群體的回饋，使得他對父母早逝的抱憾，得到了些許釋懷與安慰。然而，徐源發還是有些慚愧，儘管他全力提倡客語教育，自己的兒女卻不太會說客語。因為家長必須出外工作，必須將年幼的孩子送去幼稚園，雖然他每天回家都會盡量跟孩子們用客語溝通，但孩子一回到學校，老師、同學多數是講國語或閩南語。「這個環境裡無法讓他們學習客語。」他感嘆地說。

當在分析這個事實的背後原因時，談話中一向沉著的他，聲音不自覺大了起來。對於媒體只注重國語和閩南話的播出，也對於政府將台語歸類為福佬語的做法有著些微的忿怒。他認為台語應該包含了各族的語言：「各語言應是平等的地位！」他說，當他憂慮地談到客語消失的問題時，可以看到他的表情有些憤慨、又有些無奈，此時歲月在他臉上停駐的足跡又更深刻了，鬢間的斑白似乎特別顯眼。但他的感慨並不是政治上的歧見，而是對於整個大環境的無能為力。

還在說話的此時，門外一輛卡車經過，他透過玻璃窗看了看那輛疾駛而過的卡車，轟隆隆的吵雜聲，在屋內旋了一圈，衝散了剛才凝聚的氛圍不久，又繞出屋外。只見徐源發緩了緩口氣，繼續說下去。他有些委屈，因為客家人比較沉默，往往很好的客家文化知識跟民俗音樂，沒有機會表達給大眾了解與傳承：「客家人經過種種遷移，對人事的看法比較含蓄。」的確，客家人感覺上是比較不強勢，是屬於默默耕耘的那一型。不過，也有人用「硬頸」來形容客家族群，也就是刻苦耐勞、勤奮、努力、獨立奮鬥、不屈不撓等精神特質，尤其是對於傳統精神、文化禮俗和語言的堅持。但是徐源發不認為硬頸就能代表客家人，他表示，在遷移的過程中，客家人體會到各個族群的融合是必須的，但是跟其他族群融合的同時，客家族群也希望保留祖先的文化，這是他所認為的比較真實的客家硬頸精神。



當談到客家語言消失的問題時，徐源發有點無奈的笑着，好似在回憶什麼。(黃艾如/攝影)

從生活細節傳承文化

現在徐源發一天生活中百分之九十都用客語交談，在公共場合則是用通用的北京話。每有休假他會跟親友聚在一起唱客家歌曲、山歌，平日也是烹調客家料理。每逢婚喪喜慶他一定遵照客家禮俗來辦，問他會不會覺得麻煩，他有些斥責地說，這是一個文化的精髓，沒有這些就等於什麼都沒有。畢竟有正常的禮俗才有傳承，才有可以遵循的地方。

陽光穿透玻璃門窗漸漸往室內移動，明明是十二月了，竟覺得有些熱，他起身把窗簾拉下，又順便繞到旁邊的辦公桌上拿了一些東西，是「客家文化協會」的刊物和海報等等，包含每一屆客語童詩競賽的作品。他指著上面的文字說，這個童詩比賽就是為了讓親子能共同學習客語，他說著便翻給客人看。看到對方反應好奇又不甚理解的樣子，他急著說：「不然我唸給你聽聽看吧？」

第五屆客語童詩創作競賽社會組第一名，苦瓜，作者鄒瑞梅。「鸞鸞翹翹介紋路，係人生介過程。苦苦甘甘介味緒，係人生介劇.....」他專心地誦讀了起來，客人坐在對面安靜地聽著，不敢再插話。在他的身後，牆上貼著一幅新竹縣市地圖，旁邊還有一塊匾額，金色的底用紅色題了四個大字：宗親之光。

